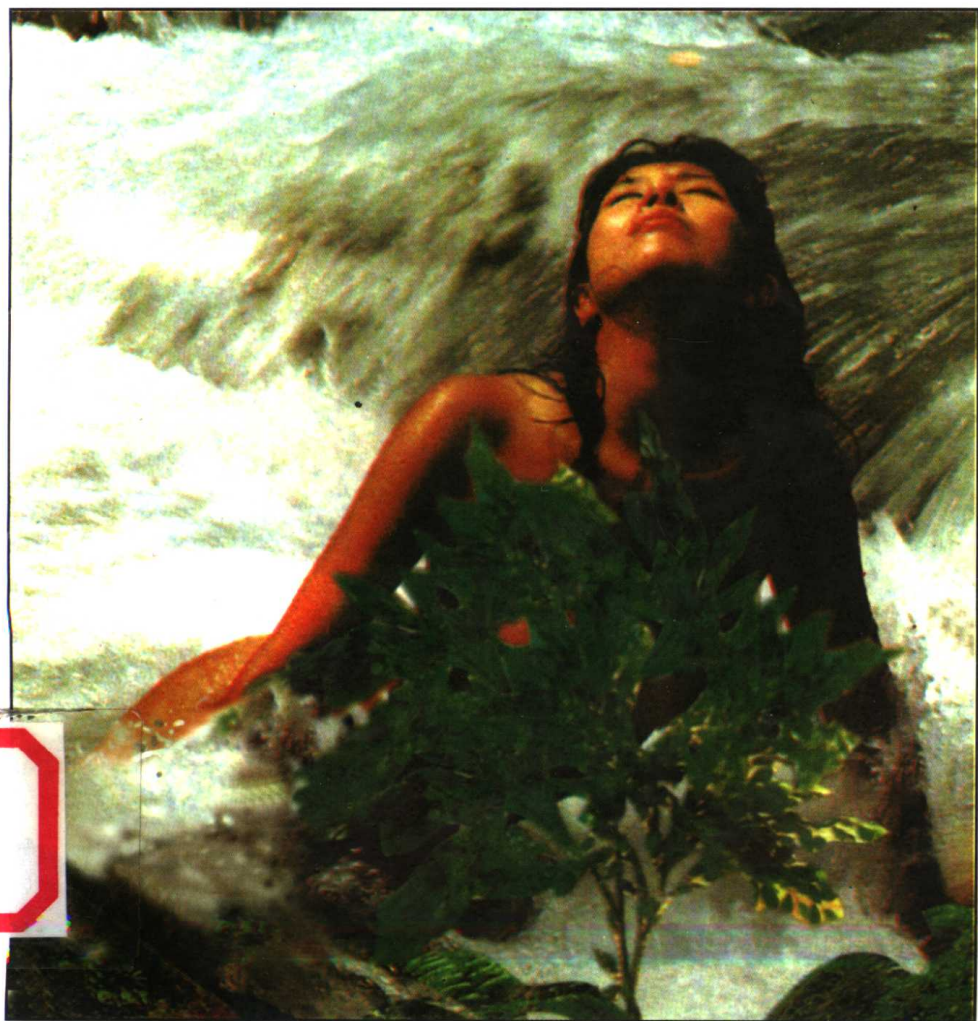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) 郭良蕙

早熟

十六岁的花季春心荡漾

早熟的爱果难免几分酸涩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早 熟

郭良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

责任编辑:仲小川

封面设计:文 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熟/郭良蕙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5.9

ISBN 7-5059-1021-3

I. 早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2177 号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—95—328

早 熟

郭良蕙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新世纪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9.5 印张 200 千字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8000 册

ISBN 7-5059-1021-3

I·743

定价:9.60 元

内容简介

陆稚白是位刚满 16 岁的少女。她生长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中，父亲在台南另筑爱巢金屋藏娇，性情怪僻的母亲将一肚子怨气撒在孩子们身上。稚白象一朵生长在夹缝中的小花，敏感而早熟。她渴求爱的雨露，她盼望得到人世间的情爱，她想拥有一个温馨的家。她暗恋上父亲的好友——石心樵。她的任性和无知，使她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“爱河饮尽犹饥渴”，而这时父亲又去世了。稚白在重重打击之下，变得真正成熟起来，她不再逆来顺受，她明白要使自尊复活，必须先洗去耻辱。

自序

郭良蕙

中国的文字真妙，可以用“无数”代替有数。常有人问我总共写过多少字？我实在统计不出来，说声“无数”并非大言不惭。那么你总共出版过多少书？对于以上的问题，不能再“无数”了，多虽多，毕竟有个数量，从第一本短篇小说《银梦》到最近一本《郭良蕙看文物》，少说也有几十本。我不大重视以往的著作，不论它们给我带来欣慰或是灾难，因为我一直往前奔跑。若干年来，也许我奔跑得太激烈，在天然和人为的障碍中跌得不轻。我常认为写作可以无师自通，但是如果一开始我既有教练、又有助手，应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挫折。

时报出版公司计划一系列印行我的著作，我想这是我的旧式手工业转向新制作推广的起步。如果把著作视为自己的子女，自然望之成龙成凤，都有出头之日。

写作之初，我并未对这条路怀有什么美梦幻想，只因受困于当年的狭小生活圈子里，必须找一件事做，用来证实自己真正存在，有价值的存在。写作是艺术表现的方式之一（我更爱音乐和绘画），足以反映人生，刻划人性。艺术细胞丰富的人，触角也特别多，习惯多方面观察，总觉得人生有太多无可奈何，只有面对，只有忍受，怨不得，也躲不得。

太多人生活在悲苦中，外在和内在，除了与生俱来，还有由自己制造的种种矛盾冲突。除去天真无邪的童年以及归于平淡的暮年，性，一直不停在生命中作祟作梗，产生足以破坏和毁灭的力量。但是相反的，也可以称为生命的原动力，人类之所以不断创造、兴建、繁衍，也就是来自性的激励和鼓舞。艺

术更包括在内。

人都说我的作品凄楚，大约我心底积压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沉郁，从外表看不出来，只是像暗流一样不断冲击迂回。受影响于此，我的作品比较注重一些细末的内心活动，好像都微不足道，实际却形成角色的整个命运。

不能拿“十个手指伸出来不一样长”比喻子女来比喻自己的作品，心理上我对它们一视同仁，并没有偏差，虽然进行的时间和阶段不同，心情也不同。但只有一个相同处：文责自负。

也许你选择时报出版公司为我印行的全套著作，也许你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不敢断言它们都被你喜爱，但是你绝不会认为对你是一种浪费。我坚信如此。不论过去，现在，还是未来。

1

陆稚白常常怪妈妈的耳朵怎么那样灵？尽管她推车的动作很轻，妈仍然会扯着喉咙喊：“放着路不走，一定要踩草地？稚白！”

听声音，妈正坐在客厅里，落地窗的窗帘已因天黑胡乱拉上了，稚白知道妈妈不可能趴在窗帘缝里监视她，她更知道妈妈的眼睛没有透视作用，因此她顶了一句：

“谁踩草地了？”实际上她正以草地作为捷径，把车推到房后面的廊下去。

由于妈没有再断定她的过失，证明客厅有客人，而且是熟客人，妈才不顾全礼貌，这么大喊。除了动不动就大喊以外，稚白对妈还有一点不能忍受，太喜欢跟在你后面指指点点的罗嗦。稚白的二姊锦白便常埋怨：“妈鸡蛋里挑骨头。”稚白则认为妈是肉里挑骨头，也许锦白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像鸡蛋里找不出骨头一样无懈可击，但稚白所作所为永远像排骨肉，在妈眼里露出遮掩不住的把柄。现在，稚白胡乱把车一放，如果被妈看见准要挨骂：“车这么胡乱一放就算啦？下雨淋湿怎么办？”即使满天星斗，也非逼她重新放好不可。倘若开口分辩，妈便会搬出老套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！”说着便由天上的风云感叹起自身的祸福来了。

过去，稚白常和妈顶嘴，这两年已长大许多，对于妈多少培养出一点容忍的精神。不过人的容忍力是有限的，稚白有时也会由自身的感觉而同情爸爸。在爸爸变心以前，妈就这样爱

罗嗦。爸爸很沉默，无论妈说什么，都不辩驳，稚白以为这是爸爸的性格，不料爸爸把一切不满都堆积在心里，抓住一次报复的机会，使妈痛苦终身。

还是爸爸厉害。今天的英文课堂上，老师还提过一句：“BARKING DOG IS NO BITE”，用来形容爸爸固然不妥，好在是引用成语。同时稚白对爸爸也没有那样尊重，怪他自己行为不令她尊重。

妈则不然了，向来雷声大，雨点小。妈口头恶毒，行为慈悲。不过只以爸爸这一件事看，稚白觉得妈不是慈悲，而是无能。

稚白站着喘了口气，掏出小手绢擦擦额头，十月天还这么热，怪事！当然骑太快也有关系。可能要下雨。稚白走了两步，又不得已的转回身，把车子往里推了推，这时她倒没有顾虑挨骂问题，而是推车总比擦车省力。不料这一推用力过猛，车斜倒在另一辆车上，于是两辆车同时倒在地上，钢架、车轮，尤其那要命的车铃，造出多少声音。那边又是一阵扯喉咙喊叫：

“稚白！这个死丫头毛手毛脚，总是闯祸！”

稚白把车扶起来，气愤地向锦白那辆车呸了一口。车在并不表示锦白在，一定和那个姓陈的小侨生看周末电影去了。小侨生矮小瘦黑，稚白看不上眼，但是锦白喜欢他，喜欢他富有，有橡胶园，喜欢他能够解救自己离开这个家。

只要能离开家就好的，不富也没有关系。稚白的大姐韵白便嫁给一个毫无积蓄的小职员，结婚时预支了好几个月的薪水，稚白偶尔去看看韵白，觉得那种生活虽然太穷困，但胜过留在这只有吵闹而毫无温暖的家里。

家里仍然没有温暖的气息，爸爸照例不在，妈只会哇哇的乱吼人，但是这时的家并不吵闹，妈为了省电，人不在房里不

许开灯。稚白对这所住宅幸而熟悉，否则院深房大真有点恐怖，从记事起便住在这里，哪一步该跨沟，哪一步该迈台阶，全出于下意识的动作。

稚白猜测的果然不错，妈正和邱妈妈谈天，邱妈妈的丈夫是一条商船的船长，经常在海外。邱妈妈钞票多，孩子少，不是职业妇女，每天的时间总需要打发掉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几个太太凑起变成一个共进退的小团体，打打麻将，看看电影，轮流聚聚餐，虽然都是一把年纪，但在一起时像学生一样热闹有趣。

邱妈妈是三年前才搬到隔壁的，最初妈并没有和她来往。和以前住的那家更没有来往。妈那时很少出去，只家里就够她忙的，妈常埋怨：“我这一生受害就受在这群孩子身上了。”妈虽然罗嗦，却不喜欢社交，爸爸也没有给她社交的机会。爸爸为人就这么一板一眼的，工作靠他的才干，不靠应酬交际。稚白记事的时候，爸爸是个报社的总编辑，后来获得升迁，到台南当社长去了。那时稚白正在小学六年级被恶性补习弄得昏头涨脑的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爸爸升迁的事，只听别人向妈恭喜，妈不也很得意。有人问她搬不搬到台南，她还不在意地说：我才懒得搬呢！搬个家多麻烦！妈有好多不搬的理由：涛然是个书呆子，什么也不管，我可舍不得这个家，只这二百坪的院子哪里去找？等到爸爸变心以后，妈便迁怒于家中的每一份子：都是你们！如果不为着你们，我随你爸爸到台南去住，他也不会被那个狐狸精迷住。骂就骂吧！连处处拔尖的二姐也不说话，大家都知道妈的心情不好。
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妈的心情不好影响大家的心情都不好。这句话也许言之过重，别人她不了解，但稚白自己的心情确实有时够坏的，和妈一样阴晴不定。三年初中混过去了，想想看：

这个家庭，这种心情，再怎么也培养不出用功的学生，自然这种牢骚不能让妈知道，否则又会拿秀白和丽白作例子。秀白死笨！用功啃书本也没有用。丽白还不是老师逼的，小学本来就是填鸭教育。

为什么当初不搬到台南呢？听说南部的学校功课程度比台北低，读起来比较省力。而妈竟拿她们升学问题作为爸爸变心的借口，实在毫无道理。这种话不能直接对妈表明，只要说出口就等于揭妈的疮疤，会挨打。在这个姊妹众多的家庭里，稚白虽不受宠，但也不是受气包，妈最爱打人，五个手指头好硬，像铁板一样，而且下手时没头没脸的，爸爸平时沉默成性，但看到妈打人，便会慢条斯理地说：别打头，打头伤脑会打笨。妈才不管那一套呢！上了肝火什么也顾不得，老四秀白大概就是给打笨的。秀白真变成了妈的出气筒，可怜的秀白挨打时没有人说公道话了，爸爸总不在家，就是因为爸爸变心妈的心情才不好的，不打打人干什么？老么声白是她的命根子，即使闯了祸也可以平安无事，其余的五个都靠不住，大姐去年结婚以前还挨过巴掌呢！稚白亲眼看见的，躲得远远的偷看，以免受到波及。大姐比她大九岁，去年二十四，只凭挨巴掌也要早早逃出这里。

稚白已经不止一次有过逃家的心意了，然而家虽不好，除此又别无去处。要结婚，十六岁的新娘太年轻，而且还没有找到人。要自立，没有学历及工作能力。无可奈何，她只有恨时间太慢，什么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狗屁成语，如果让她论时间，她一定改成“光阴似牛步，日月如龟爬”，她虽然有此高论，但毕竟不敢写在周记或者作文本上，那样老师会给她打零分，或者在班上公开取笑她。同学们都是随风倒的墙头草，一个个既现实又势利眼，虽然有人认为时间过得太慢，也不肯附和她

说句公道话，大家都跟着老师作应声虫。其实老师的感觉又何尝和她不同呢？当老师盼望发薪水的时候，巴不得快到月底！

房里好闷！一股热气，窗帘拉拢，不通风。妈和邱妈妈大约谈的话太多吧？制造的尽是碳酸气，晚饭吃过不久，饭菜的油腻还弥漫未去，一定又吃韭菜了，又酸又臭。妈是北方人，喜欢吃韭菜还有大蒜，这家人只有她不吃，自然生长于浙江的爸爸也不吃。她实在不懂一个不吃韭菜和大蒜的人，怎么能和一个吃韭菜和大蒜的人睡在一起？她和二姐住在一间房，但各睡各的床，她的头靠窗，而且喜欢睡时开着窗。每当妈毫无禁忌的吃韭菜和大蒜时，她便想怪不得妈失去爸爸。不过接着她又对这项原因起了疑惑，为的是得到爸爸的那个女人也是吃韭菜和大蒜的北方人。

稚白进来以后虽然皱了皱鼻子，却没有把不满说出来，如果她说房里空气不佳，妈会立刻反骂一句：你属狗的吗？鼻子比别人尖！真的，妈和邱妈妈都很欣赏房里的空气，在旁边看电视的小声白也没有表示异议，自然会归咎于她不正常。

她希望就此回到自己房里，她的窗正对着前院的草地，空气清新，自从锦白交了男朋友以后，经常使用香水，一出一进给房里留下幽幽的香味。稚白也想搽一点，只是锦白像个吝啬鬼，不但拒绝，而且防贼似的藏了起来，真小气！

即使没有香水可搽，换件衣服也好，这身学校制服难看不说，背上已被汗沾住了。

可惜妈不肯放过她，尽管她的脚步既快又轻，仍然被叫住：“稚白。”

稚白不得不站住，只是妈一人打量她还无所谓，邱妈妈也在注意她，邱妈妈架了副黑边眼镜，脸又瘦小，活像个猫头鹰。真不知猫头鹰有什么可爱的，还是前世修来的福气？邱伯伯很

宠爱她，每次出海回来都带给她不少东西。妈总是怨叹爸爸从来不买什么给她。变心以前也没有买过，如果妈埋怨，爸爸就会慢吞吞地说：“钱都交给你了，你不会买吗？”于是又引起妈更多的埋怨，嫌家里开销大，钱不够花。稚白对家里的开销没有研究的兴趣，只觉得妈言过其实，主要是妈小器。说妈小器并没有冤枉她，不过她的小器包括对自己。妈很少进理发馆，也很少制新衣，光光滑滑的发髻是自己梳的。妈和邱妈妈坐在一起，妈虽然家常打扮，但比全身舶来品的邱妈妈耐端详。妈年轻时是漂亮人物此话不假，即使到今天，仍然有一番风韵，只要不开口作泥菩萨。一开口就显得婆婆妈妈的有点俗气。

陆太太偏偏不了解女儿的心理，冲着她大开其口：

“现在才回来！疯到哪里去了？”

妈虽受过大学教育，用字却不文雅，什么疯呀，死呀，鬼呀，贱呀，常挂在嘴上。大约有邱妈妈在一旁，妈才收敛一点，否则话更难听，脸色更难看。

“同学家。”稚白不得已才回答的，如果不是怕引起妈发脾气，她才不愿理呢！现在才回来？能不回来的话，现在她也不愿回来，甚至永远不回来。妈只顾责备她，也不替她着想一下，哪一次进门给她过好脸色？总要找几句话训训她，好像只有训人才能消气似的。爸爸从不这样，爸爸的态度虽然冷峻，但是从来不无缘无故乱吼人。

“吃过晚饭没有？稚白。”

这就是邱妈妈可爱的地方，懂得体恤人，妈才不理睬这一套，不等她回答便说：

“管她呢！那么大的人了，反正不会饿死。这么多孩子，凡事我都要操心，早就没命了！”

稚白局促地站在那里，觉得妈这样表现在邱妈妈眼里对

她很没有面子。

妈却丝毫不觉得没有面子，反而为她的表现而觉得没有面子：

“越大越不懂礼貌，叫邱妈妈没有？”

“叫什么！”邱妈妈立刻打圆场：“天天见面。”

“到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，让王妈给你弄弄。”

得到妈施舍般的命令，稚白急忙找台阶下，就因为邱妈妈在座，走前她还故意逞强说：“我不要吃。”

她的脚步很迅速，但仍然听见邱妈妈压低声音对妈提出劝告：

“稚白挺乖的，别总骂她。”

“乖！”妈哼着，无论说什么话都不能忍受把声音压低的委屈：“阳奉阴违，一肚子主意。”

“我很喜欢稚白，”邱妈妈赞美别人倒很慷慨：“看她长得多好呀！皮肤油嫩油嫩的，笑起来真逗人爱。”

“还逗人爱呢！净惹我生气。长得像样有什么用？一天玩到晚，不知道用功！今天星期六，下午没有课，不见人影。”

稚白在自己房里撇撇嘴，你不是说眼不见心不烦吗？早回来作什么？

“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锦白说去看电影，老四老五在学校补习，无论出出进进都要说一声，就是稚白像无定向风一样，不回来吃饭也不打个电话，在家讨你的厌，不在家又让你担心，谁知道她都在鬼混什么？”妈又叹了口气：“只好睁个眼闭个眼，不认真，要不然呀真会短命。”

稚白向自己耸肩一笑，妈今年四十八了吧？已经这么老还说短命，自以为年轻得很，真是可笑极了！

“现在的女孩都是这样，和男孩子差不多野，女同学一起玩玩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怕交上男朋友就麻烦了。”

“稚白才十六岁，交男朋友还早，锦白倒是有男朋友了。真巴不得她们一个个快嫁出去！熬到小生白也大学毕业，我撒手归西也放心了。”

听到这里稚白更加不耐烦，妈总是死呀活的。最初她也曾怀过惟恐失去妈妈的忧惧，习惯以后，她反而觉得妈妈常提死活很多余，好像无病呻吟，又像要挟谁似的。死，每个人都有这一天，有什么稀奇？稚白忽然发现越怕死的人，越把死挂在口头上。像她，今天连明天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会担心，而妈天天喊着要死，却计划到生白大学毕业的时候，生白今年不过九岁，再过十年，恐怕她都变成老太婆了，何况妈？

换好衣服，稚白到洗澡房擦了一把脸，顿然凉爽不少。呼吸平和汗已消，才感到胃空空的，不觉向厨房走去。

稚白没有说假话，她确实在梁华元家吃过晚饭。只是作客和作主人不同，她和梁华元很熟，但是和她的爸妈不熟。梁妈妈如果和妈交上朋友就好了，旗鼓相当，你一句我一句绝不会冷场。梁妈妈东问西问的，虽然是些普通的问题，也颇令她受拘束。还是梁伯伯好，人矮小，却很庄严。生长在姊妹众多的家庭，她几乎排斥所有的同性，而对异性怀着好感。生白除外，因为生白太受宠爱。

王妈在洗衣服。大凡没有知识的人，思考的时间少，嘴却不愿闲着，免得寂寞。只有妈虽有知识却表现得像没有知识。不知是妈影响了王妈，还是王妈影响了妈，主仆二人的话都是既多又杂，声音来得又大。王妈更喜欢埋天怨地。稚白那声“王妈洗衣服呀？”的关怀只不过想取悦于她，好让她为自己效劳，不料由此引起她的牢骚：“不洗衣服行吗？一个人侍候七八

个人，早晨忙不过来，不晚上洗怎么办？你们当小姐的就知道饿了跑厨房，晚了跳上床，谁像你们那么有福气！”

王妈的嘴连珠炮一样，稚白对妈可以容忍，对一个下人她才不客气呢！不等她说完便接过去：“什么七八个人？你再算算看？”

王妈那老骨头绝不肯对她眼看着长大的女孩服输，她翻着小眼睛，虽然她想起大小姐已嫁出去，想到先生没回来的日子，但她偏偏找理由：

“你以为我算错了？只会多不会少，哪天不添一两个客人吃饭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今天有什么客人？”稚白一面拉纱橱，一面问。

“石先生。”

“哪个石先生？”

“别乱翻了，剩菜剩饭在冰箱里呢！吃饭的时候不回来，现在像饿狼一样。”王妈和妈一样，言语恶毒而心肠慈悲：“等我把这两件衣服搓出来，给你热热吃。”

“算了，我自己去。”稚白连她搓一件衣服也等不及，不过转身的时候，她又问：“王妈，哪一个石先生来吃饭了？”

“哎呀，就是你们的石小叔。”

“石小叔？他什么时候从东京回来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王妈望着她的背影喊着：“喂！三小姐，剩菜剩饭不要乱搅活，明天还当早点吃呢！”

稚白走得很快，虽然王妈声震屋瓦，装作没有听见，王妈也拿她没办法。

2

但是对于妈，她便不能装聋作哑了。

“稚白。”

“嗯？”她情绪低落地抬起了头，因为她已警觉到妈的声音不带善意了。

“洗澡间的灯是不是你开的？为什么不关上？”

“忘了。”

“你倒忘不了吃。房间的灯也不关，看你一人要费多少电？”妈走到餐厅来，向悬在中央的有三个灯泡的吊灯望了一眼。灯太亮，有时把餐桌上的鱼和肉照得很惨淡，现在妈的脸色照得也很惨淡，妈远看还可以，只是灯光无情，何况妈自己要暴露弱点，嘴角向下撇着，人家说她笑起来像妈，果真如此，她要怀疑她的可爱笑容是不是可怕了？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妈的视线转移了目标。

“冲牛奶。”稚白慢吞吞地说。妈明明在注意她的动作，却仍然要多余的问一声。这声问话却有它的效果，本来她还想多挖一茶匙的，却胆怯地及时而止了。

由稚白那种慢吞吞的声音，陆太太想起陆涛然来。刚吃过剩饭，答话时仍有气无力的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冲一杯牛奶喝，本来也不算过错，但陆太太一气，连把对丈夫的积怨一起发泄出来：

“早晨一杯，晚上一杯，一罐牛奶两天就折腾完了。你以为买奶粉是给你喝的吗？声白身体弱，丽白补习得面黄肌瘦的。你凭什么补养？”

“人家外国人把牛奶当水喝。”稚白并不介意妈的责骂，反

而把眉一扬，一派淡然。

陆太太就不能忍受她那派酷似陆涛然的淡然，不过涛然的淡然更淡，说话时五官都不移动，若不是不可能，大约嘴唇也不动。

“外国！外国什么都是好的，可惜你做了中国人。”陆太太狠狠地瞪了稚白的背影一眼：“死丫头！连奶粉罐也不盖好，透了空气就一团一团的了。”

“你不是说两天一罐吗？不会成团就折腾完了。”

陆太太听到风凉话想回骂一番的，却见她已扭着走进自己的房里。

陆太太原可以追过去的，竟一时呆怔起来，由稚白的背影得到一些以前未曾有的感觉，她忽然发现那背影有了明显的曲线。稚白的臀部虽然仍瘦小，肩膀却很圆阔，而且腰部纤细，走路来一扭一摆的，虽然是故意的，却也有几分俊俏。陆太太不觉怅然若失，女儿的长成，正表示她的衰老，女儿多了些什么，也就是她少了些什么。自然这种感觉并非始自今日，在韵白及锦白身上，她都这样感到过，所不同的只是她一直把稚白当作一个幼稚的孩子，三年中间，她认为太多的事在改变。但她又认为有些事没有改变。是受困扰无暇自顾的关系，她疏忽了对孩子的注意力，除去最小的儿子及女儿以外，其他的，她几乎不闻不问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当她痛恨涛然的时候，她也附带痛恨孩子，好像他们应该负责她所遭遇的不幸。她只知道三年来她受的苦至深，没有想到三年之中稚白像幼苗一样，虽未经培育和灌溉，却靠着天然的阳光与雨量发出许多新枝，眼看就要浓密成荫了。

不，还早！陆太太吸了口气，才上高一，等到读大学还有好几年呢！陆太太这样想，仿佛借此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似的。不